



臧克家著

馬的愛情



小序

這是一個憂情故事。要問我為什麼用三千多行的詩來寫一個這樣的故事嗎？我有我的理由和期望。主要的，我想寫幾種人對愛情的看法。有的人拿女人去充飢解渴；有的人永遠不懂得戀愛，他急於尋找的是一個太太；而這本詩集的男主角，一個詩人，他却把愛情神祕化，美化，詩化了。也可以說，他用了自己詩的熱情和幻想創造了一個影子，而他，又顛倒就拜在她的臉前，儼然把她寵成一尊神。當然這並不過癮簡單，有戰爭的恐怖，有山水的雄壯，有眼淚，也有歡笑。設若把她——文藝，從這一團氣氛裏抽出來，那，抱吟也許她不那麼可愛了。

「感情的野馬」本來是一篇小詩的名字，去年冬天，在一家旅館裏，我用燃燒着熱情的話頭把這故事告訴了徐迴，而且，把這篇小詩也背給他聽了，他認爲很好，便囑咐我把它改寫成一篇故事。經過了一度的考慮，辭卻，我便傾倒了個人對愛情的憧憬和體會，破了幾個月的工夫寫成了這一本書。本書裝幀爲曹平之兄設計，他把這本書裝得很美觀。

克家。七月於渝



戰慄，打了一門門面，
一轉手了揚長走開，
帶着塵土，
帶着喧嘩，
瘋狂，擊着他的衣襟，
呼嘯在尾翼後腰一陣風。
人，掃過去一章心情的變，
又傳那害過了一場寒熱，
生活被捲了一捲口袋，
兩頭風聲的飛上了寒風。
誰能貫通排列的山嶺，
一個山嶺是一個生命，
寂靜把它們定了型。

默默的相對着，青色的臉子
寂寞的心緒。

看看天，

天使病人眼裏的天花板，

看看水，

水是一條不斷的絲絨，

稻田，

是哭瞎了的眼，

國旗

挑在靈柩裏的高竿，

鳥不開口，

馬不呼嘯，

時間停了擺，

心臟也不跳，

呵，天！呀！這一角天地

是從生命的編員上被割掉？

鳥鳴，那裏去了？

作來，成羣的明鵲翅子

掀起老北風，

從半空裏投擲下

一串呱，呱，呱，那也好！
還山間，正合適攤上膩榻一張，
有個人，從紅塵裏誤失闖進來，
放輕了腳步，四下裏望一望，
一下子躺上面，四肢一伸，
合上眼，一覺睡它八百年。
軍爺就紮在這山裏，
紮在一個無名的村莊，
這個村莊傍在清澗集身旁，
它是它伸出去的一個拳頭，
連結着它們的小徑像一條細弱的路跡。
這一軍，戰爭給它錘鍊成功
一個「鐵」的徽號，
萬軍長，他是萬人仰望的
一顆最亮的將星。
劉團長，請娘子關，
請大別山，你聽台兒莊上
那一陣掃蕩的雄風！
在戰場上，他不知道
什麼叫做敗北，今天却被圍困了

寂寞的八陣圖困住了英雄，
電話耳機在桌子的一角上
像一個至人高枕無憂，
盤碗裏的鷄鴨也叫得開胃口，
不是抱吟做了他的嘉賓，
不是抱吟填滿了他的心，
不是他給他一個有聲的長夜，
給他一個有色的清晨，
那，他只得整頓好本來面目，
在他部下的臉譜裏，心坎上裝神，
抱吟，三十五歲的一個天真，
抱吟，他連自己做一個詩人，
理想帶他登上高堂，
又把他摔下來，
叫他向現實再度投生，
他用火槍的手臂去擁抱生活，
生活回敬他的是針尖刺心的疼痛，
他的感情是一潭死水，
給生命吹出個柳絲花紅，
嚴寒一刻又把它凍結，

胸膛裏一陣陣冰涼的寒冽！
他的心是一口敏感的鐘，
歡喜痛苦一舉一動，
它就張開大口響應。
他用抖顫的腳步
爬着生命的階梯，
一步一步爬向藝術的最高峰。
他是葛軍多的朋友，
也是一位人，
獨個兒苦於他的時候
這位將軍可以打開他整個的心。
他們的交誼結在兩年以前，
結在查兒旺的戰場裏，
那時，他還站在無畏的階梯，
今天，他對着呻吟
像讀着自己的生命史，
站在高枝上，他回憶這悲劇，
他珍重悲劇裏結下的友誼。
呻吟，他住在招待室裏
被隆重的招待。

小土屋一間，土窗戶開一個神密的
洞眼。

他飽豪一樣的對它有情意，
他覺得這斗室裏有詩。

這小屋子，半夜裏
還有一豆燈火爆作出歡笑，
這小屋子，天色還朦朧，
好夢就會有人來談。

他是舊軍長的參謀，
他參贊文化，參贊政治，
參贊愛情和一切的隱私。

他也是這全軍的朋友，
他認識那三位師長，
他認識的官員

排列起來可以成隊成行，
他帶着溫暖想起他們，

像夜裏，指點大大小小的星光。

他曾經和他的斐茵在戰地雙起雙飛，
馬蹄的浪頭

壯大了兩顆心，

攜着纓繩像優着水獺，
風雪上頭撲面的親人。
將士們紅血開出的鮮花，
他用詩句來讚美它，
她的歌聲把山巒搖動，
敵人的大砲又算什麼。
今天，別人眼裏的一隻鳥兒
兩下裏分棲，
他在襄河岸上，
品味着荒山的冷落，
她在豫東守着黃河嘴角上的家，
積愁早已拖長了麥子，
在她的肚子裏結一個西瓜，
說他不想她，那是瞎話，
他想到她，像想到一根輕細的籬笆，
隔於它，隔於這道籬笆，
每一個女孩兒是一朵花；
他想到她，像想到一杯白水，
不論渴不渴你都得喝它；
他想到她，像想到一味膩了的食品，

不管人的胃口，到時候照例擺在你眼下



II

太陽在東山頭
開出了大朵白雲的畫。
樵夫的山徑引來了兩個人影，
低着頭，剪起手，一步一朵寂寞的花。
萬里長，向高樹上的山鵲。
賭他的槍法，一槍，
發狂了山莊的狗子，
中彈的鳥兒像微風裏的落花。
像死水上掠過一陣風，
兩個人落坐在古樹的盤根上，
吸一支煙，彼此望一望，
臉上生出一個笑影。
「今年，我剛好三十八，

我從十八歲玩槍彈，

.....
.....
.....
.....
.....
.....

葛軍長，他受過傷的嗓子
沙沙的漏出聲，把話頭
渲染上感情，
說的，真的，嘴上心上
塗過一層蜜，
像三月的桃花水
從枯死的港口上
浮起了兩具生命。
爲了破悶陣，
他們曾騎馬
到劉師長的仙居，
仙居的仙境
只有神仙才可以居住！

他們也去過王師長的廣永河，
張師長的棉花莊，
月夜馬蹄上的詩意只是短夢一場，
一掠過後，生活又滑到了舊的軌上，
有時，到政治部去給生活開個新花樣，
坐在桃草上，聽女同志們歌唱，
歌聲是他們的生力軍，
用它去攻打疲實的噩夢，
再給她們出個憂情的難題，
她們用低頭避了羞，
他們的眼光像針尖，
刺骨一張悲羞濕的臉。



任憑一條小徑
領着他們兩個人走，
走向哪兒？去向那兒
去捕捉一個奇蹟。
枯草搖擺着身子
給這條小路站崗，
小路蜿蜒着
插到了軍部背背的小河上，
幾塊石頭把人派過去，
爬上一道崖頭，裝了半鞋筒子土，
像作了一次萬里探險的旅行，
涉越大戈壁，博向喜馬拉雅攀登，
立在高峯上向四面投下眼色，

一片綠洲——萬頃麥苗的青青。
大路像一道乾了的沙河，
在一片綠洲裏發明，
半間茅草棚，像警戒線上的一
個尖兵，一支青竹竿
把一方小白旗挑在半空，
像一隻風的翅膀，
一個鮮紅的十字鏢在當中。
一條白布像直瀉的瀑布，
又像是一幅單聯掛在竹門的左角。
上面的黑字標出：

「榮譽軍人招待所」，風的手
扯弄得它呼呼叫，像無數小口
呼喚着榮譽軍人到這兒來洗創敷藥。
他兩個，像闖進了世外的桃源
也不問一聲誰是主人；
主人，一位十七八歲的青年，
守着盆小火向着一本書出神，
鐵壺裏的沸水正好待客，
浪頭叫罵着要衝出它的腦門。

東西兩邊，兩張長桌子對稱，
一個上面，躺著報章，雜誌，和書本，
另一個上，樂瓶子高高低低
像個攤上陳的一列新軍。
牆上的紙點雜花亂開，
字句，字跡，那裏，
雖得叫人笑也叫人愛。
主人家李荷，綠色單軍裝——
一個黑布大衣披在上面——
一個嚴冬罩著一個春天，
黑色臉手上，笑的光輝亂閃，
「點煙，喝茶，烤火……」，
主人忙得客人不安，
看見萬軍長掏出煙盒子來，
他又抱歉「呀，這兒沒有紙煙。」
大家在板凳上坐定，
他們介紹了自己的姓名，
眼看著李荷在他的臉上魔法術，
像一個霹靂投下了天空。
「這就是萬軍長！」